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ナ  
ル  
ミ  
也



列傳第二十

通志一百

魏

韓暨

韓宣

崔林

高柔

孫禮

王觀

辛毗

楊阜

高堂隆

滿寵

田豫

牽招

郭淮

徐邈

胡質



揚州府藏  
書風和室



王昶

王基

王凌

毋丘儉 文欽

諸葛誕

唐咨

鄧艾

州泰

鍾會

王弼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也韓王信之後祖術河東太守父純南郡太守初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兄幾致大辟暨陽不以為言庸貨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呼尋禽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姓名隱居魯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寇掠暨散家財以供牛酒請其渠帥為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為害避袁術命召徙居山都之山荆州牧劉表禮辟遂遁逃南居尋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之暨懼應命除宜城長太祖平荆州辟為丞相士曹掾後遷樂陵太守徙監冶謁



者舊時治作馬排

蒲拜反為排以吹炭

每一熟石用馬百疋更作

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

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制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班亞

九卿文帝踐阼封宜城亭侯黃初七年遷太常進封南

鄉亭侯邑二百戶時新都洛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祔

皆在鄴都暨奏請迎鄴四廟神主建洛陽廟四時蒸嘗

親奉染盛崇明正禮廢去淫祀多在匡正在官八年以

疾遜位景初二年春詔以暨為司徒夏四月薨遺令歛

以時服葬為土藏謚恭侯子肇嗣肇薨子邦嗣暨嘗為

大鴻臚其後有勃海韓宣者繼為之俱號稱職故鴻臚

中為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宣字景

然勃海人也為人短小建安中太祖召署丞相軍謀掾

冗散在鄴嘗於鄴宮出入於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

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闕潦不得去乃以扇

自障住於道邊植嫌宣既不去又不為禮乃駐車使其

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曰應得唐突列

侯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未聞宰

士而為下土諸侯禮也植又曰即如所言為人父吏見



其子應有禮否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長  
植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具為太子言以為辯黃初中  
為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縛束杖未行文  
帝輦過問此為誰左右對曰尚書郎勃海韓宣也帝追  
念前臨菑侯所說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韓宣邪特原之  
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纏禪面縛  
及其見原禪腰不下乃趨而去帝目而送之笑曰此家  
有膽諦之士也後出為清河東郡太守明帝時為尚書  
入鴻臚數歲卒

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時晚成宗族莫知唯  
從兄琰異之太祖定冀州召除鄔長貧無車馬單步之  
官太祖征壺關問長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張陟以林  
對於是擢為冀州主簿徙署別駕丞相掾屬魏國建稍  
遷御史中丞文帝踐阼拜尚書出為幽州刺史北中郎  
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中  
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杖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牋  
致敬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修斬卿使君  
寧能護卿邪別駕且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



疑寧當相累邪此州與胡虜接首鎮之以靜擾之則動其逆心特爲國家生此顧憂以此爲奇在官一葺寇竊寢息猶以不事上司左遷河間太守清論多爲林怨也遷大鴻臚時龜茲王遣侍子來朝朝廷嘉其遠至褒賞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間使連屬林恐所遣或非真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所損滋多爲夷狄所笑乃移書燉煌喻旨并錄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常制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轉光祿勳司隸校尉屬郡皆罷非法除過負吏林爲政推誠簡

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輒見思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論制下百僚林議曰案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遲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申之以內外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臯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今不患不法古也以爲今之制度不爲踈闊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



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散騎侍郎孟康薦林稟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儔清儉守約則李文之匹也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爲外司萬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衮職之良才也後年遂爲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頃之又進封安陽鄉侯魯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襲成侯歲時奉祠辟雍行禮必祭先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宗聖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牢長吏奉祀尊爲貴神

制三府議博士傳祗以春秋傳言立在祀典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繼絕世章盛德耳至於顯立言崇明德則宜如魯相所上林議以爲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爲未有命也周武王封黃帝堯舜之後及立三恪禹湯之世不列于時復特命他官祭也今周公已上達於三皇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今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義踰湯武可謂崇明報德矣無復重祀於非族也林之著此議頗爲世論所鄙明帝又分林邑封一子列侯正始五年蓋祀謚



曰孝侯子述嗣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父靖爲蜀郡都尉柔留鄉里謂邑中曰今者英雄並起陳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先得志於陳留吾恐變乘間作也欲與諸君避之衆皆以張邈與太祖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袁紹甥也在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時道路艱澁兵寇縱橫而柔冒艱險詣蜀迎喪辛苦荼毒無所不嘗三乃還太祖平袁氏以柔爲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姦吏

數人皆自引去柔各召復之還皆自相勸勵咸爲佳吏高幹旣降頃之以并州叛柔自歸太祖太祖欲因事誅之以爲刺姦今史柔處法允當獄無留滯又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柔哀之徐解裘覆之而去自是辟爲丞相舍曹屬太祖欲遣鍾繇等討張魯柔諫以爲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馬超謂爲大軍已舉將相扇動作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果反魏國初建爲尚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



舊法士亡者竟其妻子太祖患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  
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啓曰士卒亡軍  
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  
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  
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逃亡  
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  
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即止不殺金母弟及  
他家活者甚衆遷爲潁川太守復還爲法曹掾時置校  
事廬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

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增愛擅作  
威偃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  
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  
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姦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文  
帝踐阼以柔爲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內侯轉加執法時  
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  
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旣使過誤無反善  
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奸省  
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



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為宜除妖  
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即從而相誣告  
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之於  
是遂絕校事劉慈等自黃初初數年之間舉吏奸罪以  
萬數亦皆請懲虛實其餘小小挂法者不過罰金四年  
遷為廷尉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  
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杖阿衡之佐文武  
憑日望之功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勳代作心膂  
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

浦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  
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  
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  
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  
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  
裨起天聽弘益大化帝嘉納焉帝以宿嫌欲枉法誅治  
書執法鮑勛而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召柔詣臺  
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竟勛勛死乃遣柔還寺明帝即  
位封柔延壽亭侯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臣聞尊道重



學聖人弘訓襲文崇儒帝者明義昔漢末陵遲禮樂崩  
壞雄戰虎爭以戰陳爲務遂使儒林之羣幽隱而不顯  
太祖初興閔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  
之官高祖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  
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迪  
睿哲敷弘大猷先濟先軌雖夏啓之承基周成之繼業  
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明行脩一國清選而使遷  
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勵怠惰也孔子稱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

縉紳競慕臣以爲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  
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爲弘  
帝納之後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宮皇  
子連天繼嗣未育柔上疏曰二虜狡猾潛自講肄謀動  
干戈未圖束手宜蓄養壯士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  
興造殿舍上下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實通謀并執復  
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  
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  
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



朝燕之儀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俟吳蜀平定復可徐興  
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  
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連多天逝能罷之  
祥又未感應羣下之心莫不悵戚周禮天子后妃以下  
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  
之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內  
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爲寶如此  
則齷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  
輒克昌言也後以聞時佩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

禁內射虎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  
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  
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  
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  
乎重復爲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  
其罪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  
遭父喪後有軍事受勅當行以疾病爲辭詔怒曰汝非  
曾聞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事  
宜加寬貸帝乃詔曰孝哉弘也其原之初公孫淵兄晃



爲叔父恭任內侍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  
忍市斬欲就獄殺之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  
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  
縣勿使遺育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爲凶  
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祈奚明叔向之過  
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爲晃信有言且貸其死苟自無言  
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置囹圄使自  
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使使齎金屑飲  
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斂於宅是時殺禁地鹿者身

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上疏曰聖王之  
御世莫不以廣農爲務儉用爲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  
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  
夫不耕或爲之飢一婦不織或爲之寒中間以來百姓  
供給衆役親田者旣減少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  
食生苗處處爲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  
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  
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  
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



稽之艱難寬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  
不悅豫矣頃之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  
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  
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  
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  
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  
夫不與人有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又曰汝夫  
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  
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

汝頗曾舉人錢否子文曰自以單貧不敢舉人錢物也  
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不言邪子文怪  
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  
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  
往掘禮即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爲平民班下天下以  
禮爲戒在官二十三年轉太常旬日遷司空徙司徒及  
太傅司馬懿奏免曹爽皇太后詔柔假節行大將軍事  
據爽營太傅謂柔曰君爲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  
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安國侯轉爲太尉常道鄉公即位



增邑并前四千戶前後封二子亭侯景元四年年九十  
薨謚曰元侯孫渾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柔著勳前朝  
改封渾昌陸子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太祖平幽州召爲司空軍  
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  
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  
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姦主簿溫恢恢嘉之具白  
太祖各減死一等後除河間郡丞稍遷滎陽都尉魯山  
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爲民作害乃徙禮爲魯相禮至

官出俸穀發吏民募首級招納降附使還爲閭應時平  
秦歷山陽平原平昌琅邪太守從大司馬曹休征吳於  
夾石口禮諫以爲不可深入不從而敗遷陽平太守入  
爲尚書明帝方脩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  
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留一  
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竒其  
意而不責也帝獵於大石山虎趨乘輿禮便投鞭下馬  
欲奮劔斫虎詔令禮上馬明帝臨崩之時以曹爽爲大  
將軍宜得良佐於牀下受遺詔拜禮大將軍長史加散



騎常侍禮亮直不撓斐弗便也以為揚州刺史加伏波  
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寇時州兵  
休使在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暮  
將士死傷過半禮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抱鼓奮不  
顧身賊衆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疋禮為死事者設  
祀哭臨哀號發心皆以絹付亡者家無以入身徵拜少  
府出為荊州刺史遷冀州牧太傅司馬懿謂禮曰今清  
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  
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為驗聽者以先老為

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榎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  
仇讎如今所聞雖臯陶猶將為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  
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  
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  
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懿曰是也當別下圖禮  
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可用  
當參異同禮上疏曰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小猶能奪  
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  
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為限而郟以馬丹侯為驗



詐以鳴犢河為界假虛訟訴疑誤臺閣竊聞眾口鑠金  
浮石沉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界八年  
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按擿校也平原在  
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  
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為長嘆息流涕者也案解  
與圖奏而郇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  
祿素餐輒束帶著獲駕車待放爽見禮奏大怒劾禮怨  
望結刑五歲在家期年眾人多以為言除城門校尉時  
匈奴王劉靖部眾彊盛而鮮卑數寇邊乃以禮為并州

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往見太傅司  
馬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惠理分界失  
分乎今當遠別何不歡也禮曰何明公言之乖細也禮  
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為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弼  
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勲今社稷將危天  
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  
不可忍及爽誅後入為司隸校尉禮凡臨七郡五州皆  
有威信遷司空封大利亭侯邑一百戶禮與盧毓同郡  
時輩而情好不睦為人雖互有長短然名位略齊云嘉



平二年薨謚曰景侯孫元嗣

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也少孤貧厲志太祖召爲丞相文學掾出爲高唐陽泉鄴任令所在稱治文帝踐阼入爲尚書郎廷尉監出爲南陽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數有寇盜觀令邊民十家已上屯居築京垓時有不願者觀乃假遣朝吏使歸助子弟不與期會但勅事訖各還於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勵旬日之中一時俱成守禦有備寇鈔已息明帝即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

書云何不爲劇邪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爲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爲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觀治身清素帥下以儉僚屬承風莫不自勵明帝幸許昌召觀爲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舍卒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指太尉司馬懿請觀爲從事中郎遷爲尚書出爲河南尹徙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張達斫家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聞知皆錄奪以沒官少府



統二尚方御府內藏玩弄之寶奕等奢放多有干求憚  
觀守法乃徙爲太僕司馬懿誅奕使觀行中領軍據奕  
弟義營賜爵關內侯復爲尚書加駙馬都尉高貴鄉公  
即位封中鄉亭侯頃之加光祿大夫轉爲右僕射常道  
鄉公即位進封陽鄉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五百戶遷  
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就第拜授就官數日上送印綬輒  
自輿歸里舍薨于家遺令藏足容棺不設明器不封不  
樹謚曰肅侯子惺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觀著勳前朝  
改封惺東膠子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隴西東遷  
毗隨兄評從袁紹太祖爲司空辟毗毗不得應命及袁  
尚攻兄譚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太祖將征荊州  
次于西平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大悅後數日更欲先  
平荊州使譚尚自相弊他日置酒毗望太祖色知有變  
以語郭嘉嘉白太祖太祖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  
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  
弟相伐非謂他人能問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己也今  
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



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鬪國分為  
二連年戰伐而介冑生蟻虱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國無  
困倉行無裹糧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  
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  
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  
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  
擊疲弊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表尚與明公  
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  
亂侮亡方今二表不務遠略而內相圍可謂亂矣居者

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緩  
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  
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  
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太祖曰  
善乃許譚平次于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表毗為議郎又  
之太祖遣都護曹洪平下辯使毗與曹休叅之令曰昔  
高祖貪財好色而良平匡其過失今佐治文烈憂不輕  
矣軍還為丞相長史文帝踐阼遷侍中賜爵關內侯時  
議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



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  
夏數爲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帝欲徙冀  
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飢羣司以爲不可而  
帝言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  
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  
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  
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則之謀議之官安得不  
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杜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  
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

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旣失民心又無以  
食也帝遂徙其半常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  
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希出上軍  
大將軍曹真征朱然于江陵毗行軍師還封廣平亭侯  
帝欲大興軍征吳毗諫曰吳楚險遠難禦道隆後服道  
洿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內夫不宥  
者其能久乎昔尉佗稱帝子陽僭號歷年未幾或臣或  
誅何則違逆之道不义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方今天  
下新定土廣民稀夫廟筭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況今



廟筭有闕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  
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循之此未易也今日  
之計莫若脩范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之屯  
田明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疆壯未老童齒勝殘兆民  
知義將士思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  
更當以虜遺子孫邪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  
知時也苟時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明帝  
即位進封潁鄉侯邑三百戶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  
言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

敬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  
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  
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  
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  
者邪宄從僕射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精勤舊吏忠  
亮計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  
下用思者誠欲取其效力不貴虛名也毗實亮直然性  
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爲衛尉時帝方脩  
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講武治兵而孫



權市馬遼東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備豫不虞古之善  
政而今者宮室大興加連年穀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  
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唯陛下爲社稷計帝報  
曰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諫者立名之時也夫王者之  
都當及民勞兼辦使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爲漢規摹  
之略也今卿爲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帝又欲平北芒  
令於其上作臺觀則見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  
下今而反之旣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  
九河泛溢洪水爲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

時諸葛亮圍祁山不克引退張郃追之爲流矢所中死  
帝惜郃臨朝而歎曰蜀未平而郃死將若之何司空陳  
群曰郃誠良將國所依也毗心以爲郃雖可惜然已死  
不當內弱主意而示外以不大也乃持群曰陳公是何  
言歟當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無武皇帝也及委國  
祚而文皇帝受命黃初之世亦謂不可無文皇帝也及  
委棄天下而陛下龍興今國內所少豈張郃乎陳群曰  
誠如辛毗言也帝笑曰陳公可謂善變矣青龍二年諸  
葛亮率衆出渭南先是大將軍司馬懿數請與亮戰明



帝終不聽是歲恐不能禁乃以毗爲大將軍軍師使持  
節六軍皆肅準毗節度莫敢犯違懿數欲進攻毗禁不  
聽亮卒復還爲衛尉薨諡曰肅侯子敞嗣咸熙中爲河  
內太守毗女憲英自有傳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以州從事爲牧韋端使詣許  
拜安定長史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  
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後事  
今雖疆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  
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

者也長史非其所好遂去官而端徵爲太僕其子康代  
爲刺史辟阜爲別駕察孝廉辟丞相府州表留參軍事  
馬超之戰敗渭南也走保諸戎太祖追至安定而蘇伯  
反河間將引軍東還阜時奉使言於太祖曰超有信布  
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軍還不嚴爲之備隴  
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太祖善之而軍還倉卒爲備不  
周超果率諸戎渠帥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  
唯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衆而張魯又遣  
大將楊昂以助之凡萬餘人攻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



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從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州遣別駕閻溫循水潛出求救為超所殺於是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計阜流涕諫曰阜等率以義相勵有死無二田單之守不固於此也柰何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阜以死守之遂號哭刺史太守卒遣人請和開城門迎超超入拘岳於冀使楊昂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頃之阜以喪妻求葬假阜外兄妻叙為撫夷將軍領兵屯歷城阜少長叙家乃西至歷城見叙母及叙說前在冀中時事歔歔悲甚叙曰何為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耻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之心此趙盾所以書弑君也超彊而無義多讐易圖耳叙母慨然勅叙從阜計計定外與鄉人姜隱趙昂尹奉姚瓊孔信武都人李俊王靈結謀定討超約使從弟謨至冀語岳并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龐恭等約誓既明十七年九月與叙起兵於魯城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而衢寬等解



通志類傳三  
岳閉冀城門討超妻子超襲歷城得叙母叙母罵之曰  
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  
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超戰身被五創宗族  
昆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隴右平定太祖封討超  
之功者十一人賜阜爵關內侯阜讓爵曰阜君存無扞  
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效於義當繼於法當誅超又不  
死無宜苟荷爵祿太祖報曰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  
之人以爲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  
順國命妻叔之母勸叙早發明智乃爾雖揚敵之妻蓋

不過此賢哉賢哉良史記錄必不墜於地矣太祖征漢  
中以阜爲益州刺史還拜金城太守未發轉武都太守  
郡濱蜀漢阜請依龔遂故事安之而已會劉備遣張飛  
馬超等從沮道趣下辯而氐雷定等七部萬餘落反應  
之太祖遣都護曹洪禦超等超等退還洪置酒大會令  
女袒著羅縠之衣蹋鼓一坐大笑阜厲聲責洪曰男女  
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桀紂  
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  
然憚焉及劉備取漢中以逼下辯太祖以武都孤遠欲



通志卷之四十一  
移之恐吏民戀土阜恩信素著前後徙民氏使居京兆  
扶風天水界者萬餘戶徙郡于槐里百姓襁負而隨之  
爲政舉大綱而已下不忍欺也文帝問侍中劉曄等武  
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用會帝崩  
在郡十餘年徵拜城門校尉阜嘗見明帝著帽被縹綾  
半袞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荅自是  
不法服不以見阜遷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美女以  
充後庭數出弋獵秋大雨雷電多殺鳥雀阜上疏指陳  
災譴之由皆從心恣欲所致其語切直又雍丘王植怨

於不齒藩國至親法禁峻密阜又陳九族之義以諷焉  
帝詔報嘉之後遷少府是時大司馬曹真伐蜀遇雨不  
進阜上疏曰昔文王有赤烏之符而猶日仄不暇食武  
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  
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諸軍始進  
便有天雨之患稽閩山險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以  
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  
善政也帝覽奏即召諸軍還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  
民者阜議以爲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



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妨  
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  
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  
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  
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敦  
禮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阜又上疏欲省  
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  
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  
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聞而愈敬憚阜帝愛女

淑未期而天帝痛之甚追封平原公主立廟洛陽葬於  
南陵將自臨送阜上疏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  
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  
送葬乎帝不從帝既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  
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  
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  
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  
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  
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



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殷周爲法桀紂秦楚爲戒而乃自暇自逸唯宮室是飾必有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駑怯敢忘斯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答每朝廷會議阜嘗侃然以天下爲己任數諫爭不聽乃屢乞遜位未許會卒家無餘財孫豹嗣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魯高堂生之後也少爲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爲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劍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後去吏避地濟南建安十八年太祖召爲丞相軍議掾後爲歷城侯徵文學轉爲相徵遭太祖喪不哀及游獵馳騁隆以義正諫甚得輔導之節黃初中爲堂陽長以選爲平原王傳王即尊位是爲明帝以隆爲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帝初踐阼羣臣或以爲宜饗會隆曰



唐虞有湯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臣以爲不宜爲會  
帝敬納之遷陳留太守犢民酉牧年七十餘有至行隆  
舉爲計曹掾帝嘉之特除郎中以顯焉徵隆爲散騎常  
侍賜爵關內侯時太史上漢歷不及天時因更推步弦  
望晦朔爲太和歷帝以隆學問優深於天文尤精乃詔  
使隆與尚書郎楊偉太史待詔駱祿參共推抄偉祿是  
太史隆故據舊歷更相劾奏紛紜數歲偉稱祿得日蝕  
而月晦不盡隆不得日蝕而月晦盡詔從太史隆所爭  
雖不得而遠近猶知其精微也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

長安大鍾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  
公旦之聖制旣鑄大錢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弗聽泠  
州鳩對而弗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爲永  
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國  
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  
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卞蘭從帝以隆表示  
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爲也化之不明豈鍾之罪  
隆曰夫禮樂者爲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



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鐘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恒由  
斯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史令  
宗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隆對  
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脩德可以勝  
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  
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  
以旱火從高殿起也臣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  
室爲誡然今宮室之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  
宜簡擇留其叔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陛下消復

之良術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栢梁災而大起宮殿  
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栢梁旣災越巫陳  
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  
訓也五行志曰栢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殺衛太子事  
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臣以爲宜罷散民役清  
婦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則萑蒲嘉禾必生於  
此地矣帝竟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  
殿陵霄闕始構有鵠巢其上帝以問隆隆曰詩云惟鵠  
有巢惟鳩居之今始構闕而鵠巢之天意若曰宮室未



成身不得居將有他姓制御之耳天道無親唯與善人  
今宜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爲福矣帝於是  
爲之改容動色是歲有星孛于大辰隆上疏曰凡帝王  
徙都立邑必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  
室則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今園丘方澤南北  
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宮  
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資略齊民  
不堪命皆有怨怒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  
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室過

盛

其入慈父懇切之訓陛下當崇孝子祇聳

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時軍國多事用法深重隆上  
疏曰夫移風易俗在於宣明道化今有司不本大道而  
務糾刑書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禮樂班  
叙明堂脩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  
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  
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熙之化混于後嗣  
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夫不正其本而救其  
末譬猶焚絲非政理也可命羣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



以爲典式隆又以爲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王明三統也於是敷演舊章奏而改焉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遷光祿勳帝愈增崇宮觀彫飾觀閣鑿大行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凰竒偉之獸飾金墉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于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自屋上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

漢兩翼

小出深沒民物隆上疏切諫曰昔在伊唐洪

水爲厄使鯨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青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土庸勲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災異旣發則懼而脩政故無不延期流祚爰及末葉闇君荒主遂其情志恬忽變戒



卒皆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  
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  
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脩德政復履清儉輕  
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  
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家憂乎若使告  
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  
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  
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  
難乎苟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夫亡

國之主恒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恒自謂當  
亡然後至於不亡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  
年之畜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  
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  
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  
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  
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  
所在周禮天府掌九伐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  
出有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



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今陛下所與共坐  
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  
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  
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  
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  
是以史遷譏其不正諫而爲世誠書奏帝覽焉謂中書  
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  
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  
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款不昭

臣之丹誠豈唯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臣聞三代之去  
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  
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然癸辛縱欲皇天震怒宗國  
爲墟紂縣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  
人皆明王之胄也秦并六國聖道不脩乃構阿房之宮  
築長城之守自謂本支百葉何寤二世而亡近漢孝武  
乘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內興宮殿十餘年間天下蹶然  
乃信越巫懟天遷怒起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卒致江充  
妖蠱之變至於宮室乖離父子相殘殃咎之毒禍流數



世臣聞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  
曾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  
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某時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  
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斯蓋前代之  
明鑒矣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  
有怨歎則輟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  
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  
還里舍若遂沉淪鬼而有知結草以報帝手詔慰勞之  
未幾而卒遺令薄葬斂以時服初太和中中護軍蔣濟

疏言宜遵古封禪帝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  
無歷歲後遂議脩之使隆撰其禮儀帝聞改陸沒歎息曰  
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子琛嗣爵始景初中  
帝以隆與散騎常侍蘇林博士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  
業者乃詔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一人從隆等分受四  
經三禮為設課試之法數年隆等皆卒學者遂廢

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也年十八為郡督郵時郡內  
李朔等各擁部曲害于平民太守使寵糾馬朔等請罪  
不復鈔掠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為郡督郵會穢受取干



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收之詰責所犯即日考竟遂棄官歸太祖臨兗州辟為從事及為大將軍辟署西曹掾為許昌令時曹洪以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縣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太祖太祖召許昌主吏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太祖聞而喜曰當事不當爾邪故太尉楊彪被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若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

氏望寵為明公惜之太祖即日出彪初彧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寵得出更善寵時袁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拒守太祖憂之乃以寵為汝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餘壁誘其未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戶二萬兵二千人令就田業建安十三年從太祖征荊州大軍還留寵行奮威將軍屯當陽孫權數擾東陲復召寵還為汝南太守賜爵關內侯關羽圍襄陽寵助征南將軍曹仁中樊城拒之而左將軍于禁等以霖雨水長為



羽所沒羽急攻樊城樊城得水往往崩壞衆皆失色或謂仁曰今日之危非人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雖失城尚可全身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邲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倚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寵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寵力戰有功羽乃退進封寵安昌亭侯文帝即王位遷揚武將軍破吳於江陵有功更拜伏波將軍屯新野大軍南征到精湖寵率諸軍在前與賊隔水

對寵勅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軍宜爲之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千部伏夜來燒寵掩擊破之進封南鄉侯黃初三年假寵節鉞五年拜前將軍明帝即位進封昌邑侯太和二年領豫州刺史三年春降人稱吳大嚴揚聲欲詣江北獵孫權欲自出寵度其必襲西陽而爲之備權聞之退還秋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令寵向夏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窪地也若入無彊口宜深爲之備寵表未報休遂深入賊果從無彊口斷夾右要



休還路休戰不利退走會朱靈等從後來斷道與賊相  
遇賊驚走休軍乃得還是歲休薨寵以前將軍代都督  
揚州諸軍事汝南兵民戀慕大小相率奔隨道路不可  
禁止護軍表上欲殺其爲首者詔使寵與所將親兵千  
人自隨其餘一無所問四年拜寵征東將軍其冬孫權  
揚聲欲向合肥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賊退還被詔罷  
兵寵以爲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僞退以罷  
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  
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其明年吳將孫希遣人詣揚

州求降辭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刺史王凌騰布  
書請兵馬迎之寵以爲必詐不與兵而作報書曰知識  
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  
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  
本志臨時節度其宜寵會被書當入朝勅留府長史若  
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  
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初  
寵與凌共事不平凌支黨毀寵疲老悖謬故明帝召之  
既至進見體氣康彊飲酒至一石不亂帝勞賜之遣還



寵屢表求留詔不許明年吳將陸遜向廬江論者以爲  
宜速赴之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  
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縣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  
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楊宜口賊聞大兵東下即夜遁  
時權歲有來計青龍元年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  
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  
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  
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  
爲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爲便護軍將軍蔣濟議

以爲既示天下以弱且故示賊煙火而壞城此爲未攻而  
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以淮北爲守帝未許寵重  
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驕之  
以利示之以懼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  
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  
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  
寵策爲長詔遂報聽其年孫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  
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寵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於  
其衆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而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



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  
池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  
數百或有赴水死者明年權自將兵號十萬攻合肥新  
城寵馳往赴救募壯士數十人折松爲炬灌以麻油從  
上風放火燒賊攻具射殺權弟子孫泰賊於是引退三  
年春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至八月寵以田向收熟  
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  
史督三千人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詔美  
之因以所獲盡爲將士賞景初二年以寵年老徵還遷

爲太尉寵不治家產家無餘財詔賜田十頃穀五百斛  
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焉寵前後增邑凡九千  
六百戶封子孫二人亭侯正始三年薨謚景侯子偉嗣  
偉以格度知名官至衛尉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劉備之奔公孫瓚也豫時  
年少自託於備備甚竒之備爲豫州刺史豫以母老求  
歸備涕泣與別曰恨不與吾共成大事也公孫瓚使豫  
守東州令瓚將王門叛瓚爲袁紹將萬餘人來攻衆懼  
欲降豫登城謂曰卿爲公孫所厚而去意有所不得已



也今還作賊乃知卿亂人耳夫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吾  
既受之矣何不急攻之乎門慙而退瓚雖知豫有權謀  
而不能用也瓚敗而鮮于輔爲國人所推行太守事輔  
素善豫以爲長史時雄傑並起輔莫知所從豫謂輔曰  
終能定天下者必曹氏也宜速歸命輔從其計用受封  
寵太祖召豫爲丞相軍謀掾除潁陰朗陵令遷弋陽太  
守所在有治聲鄢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爲相軍次易北  
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爲豫因地形回車結圍  
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

破之遂前平代皆豫策也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  
反衆數千人在山中爲羣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  
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慰喻開其自  
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即相告語  
羣賊一朝解散郡內清淨具以狀上太祖善之文帝初  
北狄彊盛侵擾邊塞乃使豫持節護烏丸校尉牽招解  
雋并護鮮卑自高柳以東歲貊以西鮮卑數十部比能  
彌加素利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共誓要皆不得以馬  
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



爲讎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匹與官爲比能所  
攻求救於豫豫恐遂相兼并爲害滋深宜救善討惡示  
信衆狄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鈔軍前後截斷  
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然之  
從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絕以爲尚在去行數十里乃  
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十重豫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  
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銳  
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散亂皆  
棄弓馬走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又烏丸王骨進

築黠不恭豫因出塞案行單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  
逆拜遂使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令衆衆皆怖懼不敢  
動便以進弟代進自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山賊高艾  
衆數千人寇鈔爲幽冀害豫誘使鮮卑素利部斬艾傳  
首京師封豫長樂亭侯爲校尉九年其御夷狄常摧抑  
兼并乖散彊猾凡逋亡姦宄爲胡作計不利官者豫皆  
構刺攬離使凶邪之謀不遂聚居之類不安事業未究  
而幽州刺史王雄支黨欲令雄領烏丸校尉毀豫亂邊  
爲國生事遂轉豫爲汝南太守加殄夷將軍太和末公



孫淵以遼東叛帝欲征之而難其人中領軍楊暨舉豫  
應選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會吳賊  
遣將軍周賀等之遼東求市馬帝以賊衆多又以渡海  
詔使豫罷軍豫度賀等舡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  
隨無岸當赴成山無藏舡之處輒便循海岸行地形及  
諸山島徼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漢武之觀賀  
等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沉沒波蕩著岸無所逃竄盡虜  
其衆初諸將皆笑於空地致賊及賊破競欲與謀求入  
海鉤取浪船豫懼窮虜死戰皆不聽初豫以太守督

青州刺史言內懷不服軍事之際多相違錯喜知  
帝嘗愛明珠乃密上豫雖有戰功而禁令寬弛所得器  
仗珠金甚多放散皆不納官由是不見列後孫權號十  
萬衆攻新城征東將軍滿寵欲率諸軍救之豫曰賊悉  
衆大舉非徒投射小利欲質新城以致一軍耳宜聽使  
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接衆必罷怠罷  
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  
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大軍相向當使難知不當使自  
畫也豫輒上狀天子從之會賊遁走後吳復來寇豫往



拒之賊即退諸軍夜驚云賊復來豫卧不起今衆敢動者斬有頃竟無賊景初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户正始初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馬懿以爲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荅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辭疾篤拜太中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薨子彭祖嗣豫清儉約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薄藏官不以入家家常貧虛雖殊類咸高豫節嘉

平六年下詔褒揚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

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俱見害招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殞斂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是顯名後袁紹在冀州辟爲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舍人犯法招先斬乃白紹竒其意而不罪也紹卒又事紹子尚建安九年太祖圍鄴尚遣招至上黨督致軍糧未還尚破走到中山



時尚外兄高幹爲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險  
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北阻彊胡勸幹迎尚并力觀  
變幹旣不能又陰欲害招招聞之閒行而去道隔不得  
追尚遂東詣太祖太祖領冀州辟爲從事太祖將討袁  
譚而柳城烏丸欲出騎助譚太祖以招嘗領烏丸遣詣  
柳城到值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遣詣譚又遼東太守公  
孫康自稱平州牧遣使韓忠齎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  
王大會羣長忠亦在坐峭王問招曰昔袁公受天子之  
命假我爲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真單于

遼東復持印授來如此誰當爲正招荅曰昔袁公承制  
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代之言當白天子  
更假真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  
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  
之勢彊者爲右曹操獨何得爲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  
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嚚今  
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  
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頭頓槩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  
徒跣抱招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爲峭王等說



成敗禍福之效皆下席跪伏敬受勅教便辭遼東之使  
罷所嚴騎太祖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從討烏丸至  
柳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遼東送袁尚首縣在馬市招  
覩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舉為茂才從平漢中太  
祖還留招為中護軍事罷還鄴拜平虜校尉將兵督青  
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帥東土寧靜文帝踐  
阼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  
澤又亡叛在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  
附建義中郎將公孫集等率將部曲咸各歸命使還本

郡又懷並鮮卑素利彌加等十萬餘落皆今款塞大軍  
欲征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為鴈門太守  
郡多寇鈔招教民戰陣又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使  
備鞍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  
吏民膽氣日銳荒野無虞又構間離散使虜更相猜貳  
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為隙將部落三  
萬餘家詣郡附塞勅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苴羅侯及  
叛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讎是以招自出率  
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



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陘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  
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  
收送於是野居晏閑寇賊靜息招乃簡選有才識者詣  
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郡所治廣武井  
水鹹苦民乃擔輦遠汲流水往返七里招準望地勢因  
山陵之宜鑿原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明帝即位賜  
爵關內侯太和二年護烏丸校尉田豫出塞爲軻比能  
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即整勒兵馬欲赴救豫  
并州以白招招以爲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

表輒行

一羽檄稱陳形勢云當西北控取虜

然後東行會討虜身檄到豫軍踊躍又遣一通於虜踣  
要虜即恐怖種類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  
大合騎來到故平州塞北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  
蜀相諸葛亮數出而比能狡猾能相交通表爲防備議  
者以爲縣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祈山果遣使連結比  
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  
討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曰胡虜遷徙  
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潛襲則山谿艱



三百五十八  
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辦可使守新興鴈門二牙門出屯  
陘北外以鎮撫內令兵田儲畜資糧秋冬馬肥州郡兵  
合乘驟征討計必全克未及施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  
年威風遠振其治邊之稱次於田豫百姓追而思之而  
漁陽傳容在鴈門有名績繼招後在遼東又有事功云  
招子嘉嗣次子弘亦猛毅有招風以隴西太守隨鄧艾  
伐蜀有功咸熙中爲振威護軍嘉與晉司徒李胤同母  
早卒

郭准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祖全大司農父緄鴈門太  
守淮建安中舉孝廉除平原府丞文帝爲五官將召淮  
署爲門下賊曹轉爲丞相兵曹議令史從征漢中太祖  
還留征西將軍夏侯淵拒劉備以淮爲淵司馬淵與備  
戰淮時有疾不出淵遇害軍中擾擾淮收散卒推盪寇  
將軍張郃爲軍主諸營乃定其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  
諸將議衆寡不敵備便乘勝欲依水爲陣以拒之淮曰  
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筭也不如遠水爲陣引而致之  
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旣陣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  
還心以狀聞太祖善之假郃節復以淮爲司馬文帝即



王位賜爵關內侯轉爲鎮西長史又行征羌護軍護左將軍張郃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鄭甘盧水叛胡皆破平之關中始定民得安業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道得疾稽留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于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使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悅之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五年爲眞安定羌大帥辟驍反討破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

推問其親姻男女多少年戚長幼及見一二知其曲訊問周至咸稱神明太和二年蜀相諸葛亮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詳屯劉柳城張郃擊謖淮攻詳營皆破之又破隴西名羌唐諛於枹罕加建威將軍五年蜀人出鹵城是時隴右無救議欲關中大運淮以威恩撫循羌胡家使出穀平其輸調軍食用足轉揚武將軍青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並田于蘭坑是時司馬懿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允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



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軍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正始元年蜀將姜維出隴西淮遂進軍追至疆中維退遂討无迷當等案撫柔氏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中遷左將軍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種落二千餘家附雍州淮奏請徙居安平之高平爲民保鄣其後因置西川都尉轉拜前將軍領州如故五年夏侯玄伐蜀淮督諸軍爲別鋒淮度勢不利輒拔軍出

故不大敗還假淮節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羌餓何燒戈伐同蛾遮塞等相結叛亂攻圍城邑南招蜀兵涼州名胡治無戴復叛唯心之討蜀護軍夏侯霸督諸軍屯爲翅淮軍始到狄道議者僉謂宜先討定枹罕內平悉羌外折賊謀淮策維心乘攻霸遂入湟中轉南迎霸維果攻爲翅會淮軍適至維遁退淮進討叛羌斬餓何燒戈服降者萬餘落九年遮塞等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官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渡兵據白土城擊大破之治無戴圍武威家屬囚在西海淮進軍趣西海欲掩



取其累重會無戴折還與戰於龍夷之北破走之令居  
惡虜在石頭山之西當大道止斷絕王使淮還過討大  
破之姜維出石營從彊川乃西迎治無戴留陰平太守  
廖化於成重山築城歛破羌保質淮欲分兵取之諸將  
以維衆兩接彊胡化以據合而俱西及胡蜀未接絕  
制維退不拔化非計也不日今往取化出賊不意維必  
其內外此交伐之兵也淮曰今往取化出賊不意維必  
狼顧比維自致足以定化且使維疲於奔命兵不遠西  
而胡交自離此一舉而西全之策也乃別遣夏侯霸等



